

NCTU 各級 Reunion 出席率的保持者： CM 61

文•彭淑靜

民國五十七年進交大到六十一年畢業，短短四年，電信六一級校友（相信也是眾多交大校友）在「彈丸之地」的交大博愛校區，培養出久而彌堅、愈陳愈香的情誼。鳳凰花開之際，剛踏出校門，對交大依戀不捨的電信六一級(CM 61)為讓友情綿延，乃創立班刊《友訊》，舉凡找工作、結婚生子、當兵趣事…，皆在其中。幾年前，透過科技之便，成立專屬網站，由在交大資工系擔任教授的同學傅心家負責看管維護，蔡尚寬擔任版主，蕭瑞洋與林銘瑤兩位負責內容的蒐集編輯。

寒流來襲之際，傅心家特地邀請蕭瑞洋、林銘瑤從台北南下，在校友會辦公室進行CM 61的相對論壇。室外冷風颼颼，室內笑語生輝，CM 61深厚情誼確實令人羨。

希望藉由這一場對話，讓許多資深校友重溫舊夢，也期盼更多校友「相招」一起來對話，重拾屬於你們那個年代的精采回憶。

CM 61 胡說八道的網站

問：聽柯王學長說電信六一級去夏威夷同學會辦得很成功，有66個人參加，聽起來很不可思議？

蕭：夏威夷我們班去了66個人，但是大合照只有65個人，因為我去打電話！

傅：這一張珍貴的大合照是我們首頁背景。(http://cm61.csie.nctu.edu.tw)

林：蕭瑞洋只有一個人到，老婆沒來，我們照相時，他藉口打電話給老婆，其實是跑去海灘看美女！（眾人笑）

蕭：那一天看到同學們齊聚一堂，感動到不行，馬上打電話給老婆分享！

問：之前傅老師說吳錦城學長有些指示要在今天講出來，有哪些指示呢？

傅：錦城建議將我們這一班，畢業開始，每月出刊的〈友訊〉（已發行了五十期），到最近這幾年透過email隨時聯絡、分享、鼓勵，CM 61網頁主要內容是將同學間

生活、工作感言、照片——像是夏威夷同學會、兒女婚姻，傑出校友榮譽……以多媒體方式呈現。藉由友聲專訪，與各位學長姐分享經驗，進一步聯絡大家情誼。

林：我們在個人 email 裡面有一個 CM 61 的 forum，像是論壇的功能，大家都可以隨意發表高見，就像以前在宿舍裡頭胡說八道一樣。

蕭：這個論壇是隨便亂講、口無遮攔的，很愉快，太太不准看的。（笑）

問：爲什麼？這個要解釋一下。

傅：因爲他要表現出好男人典範！

蕭：因爲我太太不會上網。

三十年後，出席率達八成的同學會

問：聊一聊去夏威夷有什麼好玩的、特別的？

林：我們從還沒有去就很好玩，從開始提議到成行，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時間。

蕭：就是從一次學長辦的同學會開始，他們剛從夏威夷回來說很不錯，我們就決定這個地點。電信 60 也去過夏威夷，不過他們人少很多，不像我們這麼盛大。

林：蔡尙寬之前極力推薦斐濟，他是 CM61 網站的版主，我今天要找他來，他說有事不能來。

問：綽號叫大嘴的是蔡學長嗎？

蕭：大嘴？我們班大概三十五個全部是大嘴，聚在一起都會搶麥克風講話的。

問：所以你們畢業時有三十五位？

傅：我記得剛進交大有四十位，後來有轉系的，也有進來的，最後剩下三十五位。

林：像張仲儒本來是我們班的，後來轉到電工去了，我們這次同學會他也去了。

蕭：我們是很寬宏大量的，只要和我們沾上邊，我們都歡迎歸隊。

傅：他比較特別，雖然轉到電工系，但畢業後回母校教書，就一直待在電信領域，對電信貢獻卓著，像這樣的同學我們要鼓勵他。（笑）

蕭：回到夏威夷的同學會，連眷屬一共去了 66 個人，班上同學有 27 位，出席率差不多八成，畢業三十年有這樣的出席率，相當難得。蔡尙寬和我送金牌，林銘瑤就是送這頂帽子以及這本電信 61 友訊合訂本。

林：我比較沒有錢，捐個小錢意思意思；至於夏威夷的費用就是吳錦城埋單。

蕭：當然飛機票也不便宜啦！其實那是大家的一個心意啦，離別三十年，小孩都長大了，大家的感觸也滿深的。

林：惜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！

蕭：真的是這樣，惜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！我們的最後一夜，感動到抱頭痛哭！

林：就是張仲儒提議唱〈友情〉，唱到最後，這些大男人、大女人哭成一團。

蕭：在夏威夷的行程非常好玩，特別是我們還安排每個同學準備一小段自我介紹，介紹從畢業到現在的生命旅程。

問：這是第一次舉辦的同學會？

林：第一次舉辦大型的同學會，平常像旅美同學回台灣，私底下五個、十個同學吆喝的聚會是常常辦。

蕭：之前提議幾個地方，但後來就是吳錦城提議去夏威夷定調，大家有了方向。在找同學歸隊時，蔡尚寬找到不少人。

林：美國那邊，吳錦城登了世界日報，找到不少人，像葛瑤琴、林贊恩、滕永安...等等。有人是自己看到報紙，有人是親朋好友看到報紙告訴他：「有人登報在找你喔！」就這樣，幾乎把在北美失連的同學都找回來。

傅：吳錦城登世界日報美洲版頭版半個版面，每個人拿了報紙一定看得到。當天早上，找得到的幾乎都找到了，因為名列尋人啓事裡的同學電話不停！

蕭：我就是被滕永安和蔡尚寬騙了，當場要繳訂金，所以就去了，因為我只有一個人啊（編按：蕭學嫂人在加州），一個人享受的福利比較少，還被欺負。

林：你沒去就沒享受，更吃虧！有多糗你知道嗎？傅心家和包曉天（編按：傅師母、交大管科系教授）進來，葛瑤琴就坐在蕭瑞洋旁邊。

蕭：我就開玩笑跟他們介紹，這是我太太，結果傅心家就說：「蕭大嫂好！」我和葛瑤琴就當了幾天的夫妻！（笑）（編按：葛學姐先生因事未參加）

傅：應該不是我講的，是包曉天講的！我記得當時是把吳罕認成王自台。

蕭：時間太久了，有些人三十年沒見面，都認不太出來了。

林：葛瑤琴是我們班三寶之一。那時候其他班都只有一個女生，我們班竟有三寶。我還存有一張大一那一年的校慶，全校廿七位女生的合照，還是黑白的。有空把它找一找、scan 一下給友聲。

蕭：看到榜單到入學之前，一直認為我們班有四個女生，其中一個是「林銘瑤」。

林：不！不！不！報到前有兩個人認為有四個，就是我和邵毓秀，其他人都認為有五個。

蕭：啊，對！對！對！一個秀、一個瑤！所以我們都認為有五個，只有他們兩個認為有四個，結果報到的時候，全部的男同學發現怎麼只有三個，大失所望。
(笑)

三十幾年前的往事

問：聊聊過去在交大的生活，剛進來應該都很土吧？

林：要講剛進來，就是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們住白宮（第一宿舍）。我從台中一中來嘛，我們班上一共有三個考上交大，一個電工、一個電物、我是電信。那一天晚上吃過晚餐，我和電物系綽號老馬的同學，現在在聯電，一起出門去晃晃。

因為只認得前後門嘛，就從後門走到前門，再從博愛街散步到孔廟，接著沿著東山街，走到新竹中學門口。結果，初到貴寶地，人生地不熟，此時竟然迷路了，不知如何回到白宮？惶恐的問竹中門口小店的老闆，「請問交大第一宿舍怎麼走？」老闆一聽大笑說：「就在那裡啊！」白宮就在新竹中學旁邊呀，我們繞了一圈，完全迷失方向了。（編按：老馬與林學長如今都是企業大老，沒想到剛到交大竟也這麼菜！）

蕭：這讓我想起學府路郵局過去有一家麵店，因為方圓百里就這麼一家麵店，大家只好去那邊吃。這家麵店小小的，裡面外面都髒髒的，店裡只有一盞小燈，所以交大學生都叫它「黑店」。（林：嗯！看起來就是黑黑的，價格也不便宜。）

唯一一家早餐店就是黑店對面賣豆漿的，老闆的女兒叫什麼…（林學長查了一下《1972 級友訊合訂本》說：「叫阿月小姐」。）對！對！阿月！我們常為了看阿月小姐，特地去那邊吃早餐。現在流行叫「水果妹」，我們以前叫阿月小姐「眼鏡妹」，因為豆漿店的老闆戴眼鏡。

還有一件趣事，新生訓練第一天報到早上，大家集合時，一陣風吹來，把葛瑤琴的帽子吹落，全班男生都跑去追帽子，這才見識到新竹風的可怕！

傅：我們現在經費還有多少錢？把這本友訊掃描放在網頁上。

林、蕭：可以啊！（林：這樣最好 scan 原稿。）

蕭：你不是在這裡當教授，你找人來 scan 還要錢喔。

傅：不是啦，現在交大學生跟我們那時候不太一樣，當年我們可以幫老師做點事高興還來不及。

林：剛剛那一篇在這裡——〈榮研究生日記〉。

蕭：請隨時注意我們的網站，有一天這一本厚厚的1972級友訊就上線了。

追女朋友的糗事

問：追女朋友有什麼好玩的事？

林（指著蕭）：不知道是他背叛交大，還是交大背叛他？！他後來跑去唸台大商研所，這一本（手指友訊）裡面就有寫說什麼杜鵑花城裡和伊人在雨中散步…。（蕭連連點頭：對！對！）你還送她到暖暖…。（蕭笑說：你都記得！）結果最後還是不了了之。

傅：如果要寫追女朋友的事，就要寫吳錦城的事情。吳錦城當年是不是叫大班啊？他是我們班唯一有摩托車的。所以每次開舞會，他就騎摩托車去接人。（蕭：他「貨源」很充足！）阿毛就常常講他當年的「美事」。

問：那你們三個都很平淡嗎？

傅：對！非常平淡！

林指蕭：他比較多采多姿！（傅：也比較多才多藝！）

林：我這方面是很後知後覺。大學畢業旅行回來，人家跟我說，「誰跟誰走得很近！」我都不知道。後來觀察一下，才恍然大悟，噢，好像有那麼一回事。

幫梅竹賽取名的蕭瑞洋

蕭：那時候還滿有意思的，他們拱我出來當活動中心總幹事兼代理會主席，每個學期就培養一個社團，有一個學期我就培養「星聲社」。我們班有幾個同學也在裡頭，像滕永安，胡沛湘，王自台。活動中心就資助他們買鼓啦、organ、電子琴啦…！他們後來在台灣巡迴演唱，風靡國內大專院校，聽說到靜宜的時候，被追著出來，不放他們走。在陽春麵一碗一塊錢的時代，活動中心補助他們五萬塊錢，整個社團素質就提升了！

問：為什麼可以補助這麼多？

蕭：就是集中資源，所以在我任內四個學期，補助了星聲社、溜冰社、攝影社、另一個好像是土風舞社。沒有這樣集中資源那有辦法，一個organ就要兩、三萬塊！

林：對呀！我們那時候一餐飯兩塊半就解決了！

問：蕭學長很活躍，參加很多社團嗎？

蕭：我其實沒有參加很多社團，只負責給錢，梅竹賽籌備活動倒是參加不少。大一時，錢鋒是總幹事（電物59級），他找了兩個大一就是我和電工系的尹祺，總共有六個人代表交大參加籌備會，開了幾次會把梅竹賽弄出來，名字也定出來。所以梅竹賽第一屆是錢鋒辦的，第二屆是清大總幹事，第三屆就換我來辦（林：對！我們大三時梅竹賽是蕭瑞洋辦的）。

問：之前只是聯誼賽，沒有定名稱？

蕭：對！之前就像交清合併議題，本來想叫交清盃或清交盃，後來我傻傻的就提議清大有梅園紀念梅校長，交大的竹銘館是以凌鴻勳校長的字號命名，乾脆兩方各以「梅」、「竹」代表，（林：紀念兩校校長。）大家也同意，後來抽籤結果是清大贏，所以叫梅竹賽。

不過，趙麗蓮就不講梅竹盃，她說竹梅盃、竹梅賽。趙麗蓮是我們的英文老師，她很喜歡交大，所以別人說梅竹賽，她堅持說竹梅賽。

最懷念的老師

林：趙麗蓮老師有德國血統，她在新竹搭計程車常被誤認為外國人，「你國語怎麼講得這麼好？！」她爸爸是外交官趙元任，媽媽是德國人。

蕭：她對交大貢獻很大，資助很多學生出國唸書。

林：那時候我們大一英文就是她教的。

問：難怪你們這一代交大學長英文這麼好！

林（學長們笑得尷尬）：我們很慚愧！慚愧到後來施振榮學長找我們去宏碁，心裡還偷笑：「也不錯，總比美商公司要講英文好！」

蕭：後來施學長找他們出去講英文時，他們就很痛苦。

傅：好像從第一屆開始，大一英文就是她教。

蕭：趙麗蓮老師很不錯，還有其他幾個老師也很好。

問：對了，要請學長們懷念一下當年的老師？

蕭：教中國近代史的陳光棣老師。（傅指著從CM61email信箱列印出來的意見：這裡都有寫。）

問：沒有本科系的老師？

傅：本科系就是系主任啦。（林：就是溫鼎勳教授。）

林：那時候的實驗室就是博愛校區後門前方右邊那一棟，溫教授每次做完實驗就刁一根煙走出來在校園晃晃。大一時我們有很多課都合班上，有一次和電物系一

起在竹銘館二樓上課，下課時從二樓往下看，老馬就問我，「那個人是誰？看起來像工友一樣！」那時候是夏天，溫教授穿著一條短褲，穿著涼鞋，刁一根煙，滿頭亂髮，看起來真的很像。

蕭：那時候復校，就是溫鼎勳教授和凌鴻勛校長把交大工學院的招牌帶來台灣，清大是梅貽琦校長帶來，所以兩校才能在台復校。交大走得太急，只帶工學院招牌來，只能以工學院名義復校，一直到後來成立很多個學院了，才正式叫做交通大學。所以除了在大陸時就是校長的凌鴻勳，以及郭南宏開始以後才叫校長，其他前幾任都是所長、院長。但話說回來，溫教授功勞很大，他幫忙把招牌帶過來，才讓交大在台灣復校。

清大因為有招牌，先復校，清大的地還是交大校友捐的。（林：當時那塊地是中油的，交大的校友都在中油。）本來還說要合併，交大不肯，只好把地捐給清大使用。後來，還是決定復校，先以工學院名義復校。所以我們畢業證書上學校名稱不是交通大學，是交通大學工學院。

傅：老蕭真的知道很多這方面的典故。

林：所以才要推他當發言人。

蕭：像鍾皎光、劉浩春、盛慶球 都是院長。

林：後來郭南宏也是院長，一直做到我們唸研究所...

傅：一直做到我回交大。（編按：傅老師於七十三年回母校教書，當時已改制交通大學。）

林：他那時候喜歡踢足球，和我們踢球時，規定我們要離他三呎！

蕭：不准搶他的球，所以我們班阿點就很生氣。（傅：阿點是交大足球校隊，好像當過隊長。）

林：我們研二時，郭南宏當院長，那一年研究所招生不足，想要二度招生，我們就去包圍他在九龍宿舍的院長公館，不准他二次招生，以免壞了招牌。

傅：那時候的學生很純真，時時以交大為榮，就怕「壞了交大的招牌」。

最懷念「飲水思源」

林：我們剛進交大時，整個校園就是舊圖書館（現在的活動中心）、竹銘館、舊半導體實驗室到二舍、三舍範圍而已，繞校園一圈不用十分鐘。我記得到大一下學期校慶，到飛機跑道盡頭（新圖書館）的那一塊地才剛徵收到，還滿地泥濘，我們在那個地方辦園遊會。

問：所以博愛校區的圖書館是你們進來才蓋的？！

傅：我們大一、大二、大三的圖書館是後來改成活動中心那一棟圓圓的、一層樓小小的房子。（問：我還以為那就是第一代圖書館。）

蕭：不！不！那是後來擴充的。

傅：我聽說舊的圖書館也是擴充的，圓圓的那一棟是最早的，給研究生用，後來招收大學部學生以後又加蓋方形部分。

林：施振榮學長大一進來的時候，白宮都還沒蓋好，他們睡哪裡你知道嗎？去睡在孔廟。（蕭：難怪施學長學問比較好！）對啊！薰陶了好幾個月。

傅：所以我們進來算有個樣子了。

問：對，有位五七級校友投稿說他們半夜睡覺被獅吼吵到睡不著。

傅：住白宮時也會聽到，不過沒那麼身歷其境就是了。

蕭：那時候學校小，都不好意思帶高中同學來參觀。

林：清大很過份，竟然笑我們，騎腳踏車從後門進來，還來不及踩煞車就到前門了。

問：太過份了，他們的地是我們校友捐的。

傅：不過，清華在這方面就是這麼多年也沒長進。（蕭：我們交大長進很多啊！）

林：我們大四的時候，晚上和幾個同學就跑去清大的梅園喝酒，去示威一下。後門在晚上十二點鐘就關了，還爬牆進來。

蕭：我們就常常爬白宮的牆，晚上十一點就關門了，都嘛爬牆進去。

傅：好像也沒聽說有人受傷，大家技術都很好，現在的學生不一樣了。我記得有一年有位台大教授找我去口試，結果臨時打電話來取消，說學生爬牆摔傷了，現在學生太嬌生慣養了。（笑）

蕭：我們那時候迎新會要去走十八尖山山洞。

林：對！那是電信系的傳統，而且是由大二主辦。就是鑽一個一個山洞，最後到望月亭烤肉。

蕭：對！對！爬得出來的可以去烤肉，爬不出來的還要人家去營救。這個是震撼教育，通過了才可以進交大。

有一段插曲，就是我們大四時，參加校慶晚會。有一位大二同學看到王自台就對他說，「你要加油啊！交大不好唸…」云云，多所勉勵。（林：王自台娃娃臉。）王自台說，我都快要畢業了，你還在跟我說交大不好唸！（笑）

林：交大就是很不錯，上課在一起，吃飯在一起，睡覺在一起，看小電影也在一起。

問：什麼小電影？

蕭：就是一個小房間，又擠又熱看著八厘米的小螢幕。

問：在宿舍喔？

傅：在外面，而且要有門路，要有人帶路。好像也是我們同學帶的路。

林：吃好倒相報，也不知道是誰起的頭。（笑）

問：三位最懷念校園哪個地方？

林：那你就寫「飲水思源」。

傅：那個誰，好像是潘木旺，從美國回來，帶著全家去看宿舍、看飲水思源，緬懷當年。結果，走完一圈出來，太太小孩都抱怨，「這有什麼好看的？！」

林：你對它有沒有感情差很多，感受完全不同。

蕭：那時候沒有什麼車，有腳踏車就算有車階級。

林：每次學長要畢業了，就賴著他們把腳踏車留下，等清出一堆時，再拿著工具，選了兩三輛，把可用部分湊成一輛。

（對談至此，林銘瑤學長有事先離開，三位同窗好友約好一起吃晚餐。）

蕭：梅竹賽扮演滿重要的角色，很有意思，多采多姿。

傅：那時候的梅竹賽要比賽什麼項目，都是賽前一年討論定下來，這樣比較有趣。如果訂了一定的項目就比較沒有意思。

蕭：現在梅竹賽可以有一半的項目固定，一半當年決定，這樣會很好玩。

傅：你當年怎麼沒有這樣規定。

蕭：那時候沒有那麼聰明。過去郭校長時代因為太激烈，停了好幾年，我還請梅竹賽總幹事吃飯，告訴他們不能停。

問：現在交大連贏四年，會不會雙方也疲憊，覺得不好玩？

蕭：我覺得應該彈性一點，讓輸的一方可以決定下次比賽的一、兩個項目，但這些項目一定要一年前決定，就是輸的時候就決定，讓輸的一方可以花一年去努力，這樣應該會很好玩。梅竹賽是一定要舉辦，但是不要變成太嚴肅的事情。

交大四年有趣的故事

□ 舍監睡著後，燈禁自動解除

傅：住宿時有不少趣事。交大都是唸電子、機械的，每天晚上熄燈之後十分鐘，

等舍監差不多睡著後，燈就自動亮了。（笑）

□ 期末考之殺人事件

蕭：大二期末考，那時候我們住一樓，寢室四人都乖乖待在宿舍唸書，整個白宮鴉雀無聲，其實大家都唸不下去，痛苦萬分，突然聽到滕永安大叫：「殺人囉！」結果三樓馬上有人反應：「啊！被殺了！」算是苦中作樂！（笑）

傅：那時候也沒電視機，要去圖書館（第一代）看。蕭：不然就要去黑店看，那時候台視才剛開播。

□ 恐怖的雷射光

蕭：大一的時候土土的、乖乖的，有一次我們在實驗館（編按：現為博愛校區環工所使用）遇到正在做實驗的學長，這學長架了一堆機器擋住我們的去路，我們告訴他要去上課，結果他老兄回說，「這是雷射喔，萬一把你身體切成什麼樣子，我可不管！」結果我們一聽，沒人敢動，乖乖等他做完實驗才去上課。

傅：那時候雷射剛出來，電影又描述得很恐怖，什麼可以切割物體之類的。

□ 最痛苦的期中考

傅：期中考的第一天、第二天，尤其電子電路學的期中考是最痛苦的，期末考倒沒那麼痛苦，因為大勢已去。（笑）

蕭：郭南宏的線性代數也不好過，只是上完課可以和老師打打球就沒那麼痛苦。

傅：那時候已經是大四了，心情比較輕鬆。

□ CM61 兩員沒有當兵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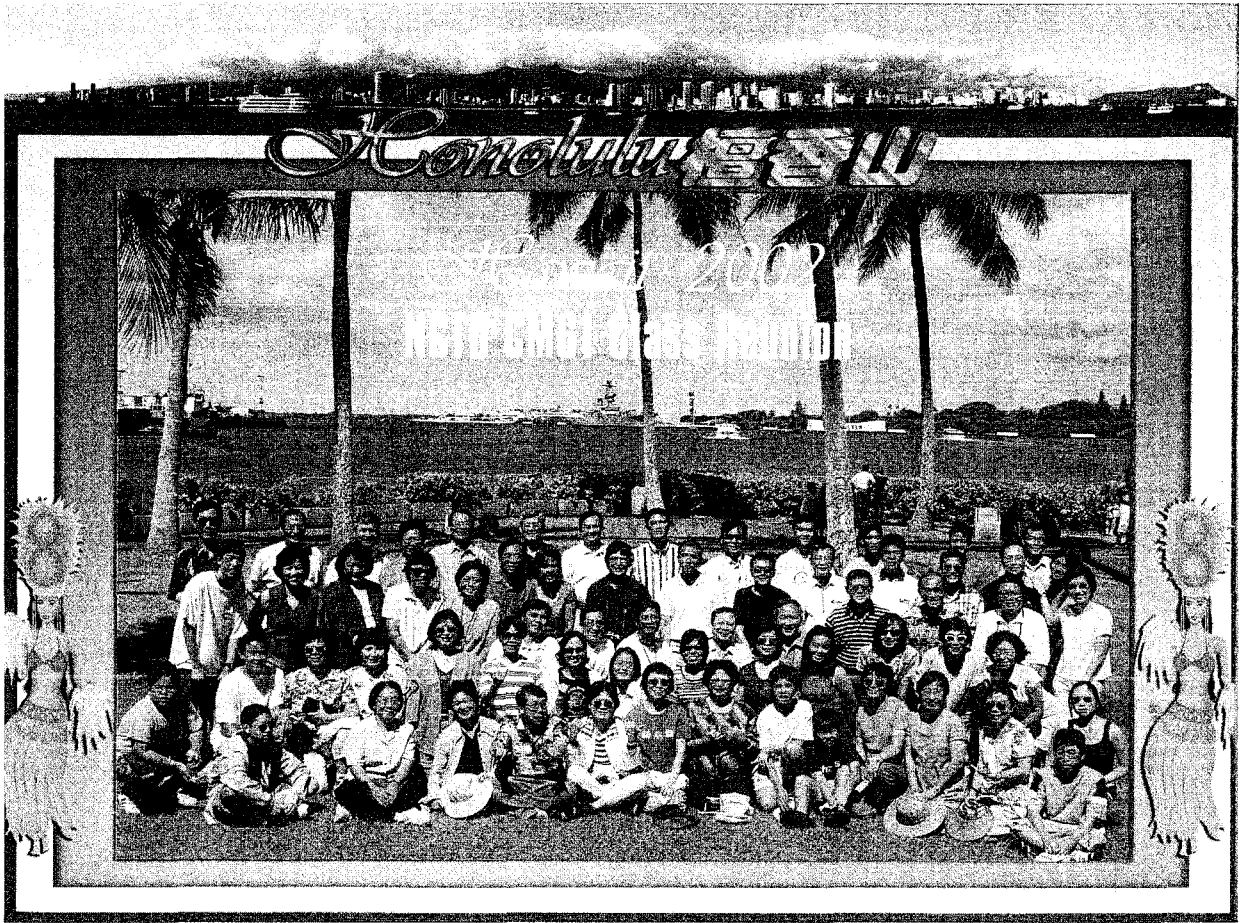
蕭：我們班有兩名沒有當兵的，一個太重，一個太瘦。太重的是傅心家，去美國唸書就變瘦了。太輕的是黃國良，現在還是很輕。

傅：黃國良有騎腳踏車被風吹倒的真實故事。

□ 胡乃仁的鮮事一二

蕭：我們班第一名畢業是胡乃仁，現在在中科院，畢業以後一直待在那裡。他在當兵時抽籤抽到空軍防砲，空軍防砲是上籤。當時台北市幾個高樓像遠東百貨的屋頂都有架設機關槍，空軍防砲就是看守這個機關槍。但他不知道空軍防砲有一個部隊是看守東引的，只知道部隊號碼7314，高興了一個多月之後才搞清楚要去東引。出發的那一天，我和阿瑤都去基隆港碼頭為他送行，那一天他悶悶不講話，好像回不來那種感覺。（笑）

退伍之後到中科院，中科院應該輕鬆了吧，結果負責了一個什麼計畫，又調到外島去，他要買樂透，一定可以中大獎。



傅：上次是他住院是不是？

蕭：對，去年還前年吧，突然就昏迷了，住院住了好幾天，一點知覺都沒有。我們去加護病房看他，心想這不是很好玩，要有心理準備，結果他老兄就醒過來，什麼事都沒有！

傅：聽到這個消息，大家心情豁然開朗。那一段時間大家都因宋增信過世，心情都不是很好。

交大：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

蕭：總之，交大最讓我們回味之處就是「感情的濃厚」。

記得那時候的竹銘館上頭有一盞黃色的燈，晚上和三兩同學在大學路上信步走進校園，迷濛的夜色裡，見到竹銘館上這一盞昏黃小燈，會有種錯覺，覺得交大沒那麼小。（傅：滿有詩意跟情調。）對，滿有詩意跟情調。

蕭：交大雖小，裡面很精采的，《論語》子張篇說，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」我覺得這句話用來形容當年的交大，再貼切不過！

傅：當年在學校，每次收到友聲都感到很驕傲，台灣這麼多大學，就只有我們交大有聯絡老、中、青三代感情友誼的《交大友聲》，今天更高興有老同學一起話當年。∞

美國加州的林贊恩也摻一腳

對話之前，email 幾個題目給傅心家老師參考；對談當天，傅老師特地印下 CM 61 學長的意見，在此摘錄旅居美國林贊恩學長所寫的二三感想登出。

問題一：對交大第一眼的感覺？

答：若對象為校園環境，第一眼（我右眼五百度、左眼四百度，不知那一眼算第一眼）感覺好像牧羊的蘇武，或是出西域的張騫，怎麼來到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。上了幾天課，又覺像是進了和尚廟還是修道院。

若對象為教授，我像是進了屠宰場，成了迷途羔羊。若為同學，則感覺像是進了集中營，不乏難兄難弟，並不孤單。

問題二：最懷念的老師？

答：我把「最」字拿掉，每個人值得懷念的部分不能等閒視之，很難做量與級的比較。從記憶中摸索，至少有下列人士；趙麗蓮、鍾皎光、劉浩春（私下稱劉姥）、溫鼎勳、郭南宏、陳光棣、…還有其他多人名字與心目中形象已不能重疊，要靠同學提醒。（編按：學長算有良心了，您的同學記得更少。）

問題三：交大校園裡最漂亮或最讓人懷念之處？

答：「漂亮」之標準因人而異，最叫我懷念的是大門內側「飲水思源」的校徽。它潛移默化，塑造每位淳樸、善良、懷古、感恩的交大人。（不是臉上貼金，事實不必雄辯。）